

荷蘭高等教育變革令人憂心

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

2024 年秋天，數以千計的學生、講師和研究人員聚集在海牙的 Malieveld，抗議教育和研究預算的削減。示威者中有高等教育的「守門人」Paul Rullmann。Rullmann 曾為臺夫特理工大學（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）執行董事會成員，擔任高等教育績效委員會（Commissie Doelmatigheid Hoger Onderwijs, CDHO）主席九年。

對於某些學位課程是否真的需要以英語授課？負責決定這個問題的委員會的卸任主席 Paul Rullmann 瞭解引進語言評估的理由。他說：「在一連串削減開支的情況下」，「答案不是的」。

由於 Rullmann 或其繼任者將負責執行一項具爭議性的政府政策，這多少有點不協調。也就是學士課程的語言評估，新的學位課程需要 CDHO 的核准才有資格獲得資助。現屆政府希望荷蘭的高等教育，尤其是研究型大學，能重新使用荷蘭語。

CDHO 是什麼？

CDHO 成立於 15 年前，目的在於評估新學位課程的計畫，評估的方面包括相關性、就業能力和院校課程之間的重疊。大約有 70% 的申請獲得核准。成立該委員會的初衷是為了抑制學位課程的「激增」。在 2000 年代初期，荷蘭的研究型大學與應用科學大學開始引進熱門學科的課程，以提高入學率。主席 Paul Rullmann 解釋說：「這種情況仍有發生的危險」，「因為院校的經費是以學生人數為基礎」。

Rullmann 補充說，這個系統也不是萬無一失的。對於某些計畫，你不禁會問：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？有些概念，例如「永續發展」，變得炙手可熱，於是突然出現「永續遊戲」等新課程。但最後，永續性會融入所有課程中，不再特別。

委員會也不考慮課程規模。「無論是招收十名或一百名學生，我們都不會考慮。我們看重的是就業潛力、與社會的相關性，以及與現有課程的差異性」。早在教學語言標準正在醞釀時，前 D66 黨教育部長 Robbert Dijkgraaf 就曾詢問 Rullmann 及其委員會是否可進行評估。

「我們的想法是，如果學士學位課程是以荷蘭語以外的語言提供（實際上大多數是英語），他們必須提供這樣做的理由。如果做不到這一點，就必須在幾年內改用荷蘭語教學。這項規定也適用於應用科學大學的兩年制副學士學位課程。新政府在採納這項提案時，只有一個顯著的差異：它強加了對國際學生的削減，因此使其成為原本總額達 20 億歐元的一系列教育與研究支出削減的一部分」。

「所有這些削減將創造一個完全不同的氣候」，Rullmann 說，「這就是我在 Malieveld 抗議削減經費的原因」。儘管現在比較不嚴重了，但仍達到 12.5 億歐元，主要是針對高等教育與研究。

巨大的不確定性

Rullmann 表示：「這些削減使得各院校難以繼續提供其他語言的課程。Rullmann 表示，許多大型課程都是學院的核心課程。他們現在都在收集論據，希望到時我們會說：聽起來合乎邏輯，但這是一個等待的遊戲，這種情況造成了極大的不確定性，並將產生巨大的連鎖效應」。

他說，有些影響已經很明顯了。現在來到荷蘭的國際學生都在懷疑他們是否能留下來，並且告訴朋友不要來荷蘭。這會損害荷蘭作為知識型經濟體的聲譽。他非常擔心這類事情。委員會應該要執行既定的政策，但是，若問他，他認為這不是辦法。

CDHO 有可能從中立的仲裁者變成緊縮政策的先鋒。Rullmann 預測，這將會激起相當大的反感，尤其是語言評估只會為院校增加更多成本。舉例來說，他們必須找出英語課程是否與勞動市場相關。這意味著要聘請一家價格高昂的機構來提供可靠的證明，儘管他們已經面臨經費削減。

委員會不該拒絕這項任務嗎？Rullmann 表示，當時的 Dijkgraaf 部長來找他們，詢問是否可以進行這樣的評估。他們就此進行了建設性的討論。他們針對於如何更好地平衡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問題，進行了謹慎、細緻的思考。最後答案是：是的，他們可以進行這樣的語言評估，但條件是標準要夠明確。如果標準過於含糊，每項不合格的決定都會被上訴，這是大家不希望看到的。

下台？

然而，現屆政府實際上是在收緊標準，而且已經寄希望於削減經費。Rullman 對後者特別挑剔：「雖然節約可能是這種評估的效果，但絕對不能成為目標」。

Rullmann 考慮過要下台，但他說他不會。「這讓我夜不能眠，但一切都還不明朗。我們在等待與反對派達成協議，還不知道會是什麼。現在我們有了特定區域的豁免，但仍不知道會有什麼結果。再過兩個月我的任期就屆滿了。一路上摔門而入不會有任何好處。大吵大鬧也沒有用」。

區域豁免只是其中一個症結。「假設有十所大學提供大致相同的英語課程，而且所有十所大學都提出相同的充分理由，證明該課程是以英語教學。這是否意味著所有十所大學都應該獲得允許用英語授課？還是兩所大學應該用荷蘭語教學，或是八所？然後呢？我們的角色純粹是提供建議；在這種情況下，決定權在部長」。

對於新課程而言，這項決定就沒那麼複雜。Rullmann 表示：「現在還沒有學生和教職員，所以沒有利害關係人。只有一個計畫，我們可以事先進行評估。但對於現有的課程，情況就不同了」。

盡可能明確

必須轉換為荷蘭語的學位課程將有幾年的時間。在這幾年中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。舉例來說，新政府上任後可能會改變方向。

根據 Rullmann 的說法，CDHO 唯一能做的就是儘可能清楚地說明期望與考量。「早期的 CDHO 猶如一座象牙塔。您只需在信箱中投放一個信封，說明您的新計畫，最後就會得到同意或不同意的結果。現在情況不同了。舉例來說，我們每週都有辦公時間給大家提問。在高等教育機構提交申請之前，我們會定期與他們進行諮詢。我們從不說：寫這樣那樣，我們就會批准。我們會說：聽著，以下是您需要考慮的事項。以其他語言授課的課程也是一樣。我們希望成為一個開放的機構」。

Rullmann 很清楚對 CDHO 的怨言。「有些人說這都是官僚和行政上的廢話。他們可以自己解決很多問題。但說到底，機構確實看到了

這個市場分工機制的用處。在足球比賽中，你可以侮辱裁判，但每個人都明白他是必要的」。

他擔心現有學位課程的語文評估會改變這種情況。該委員會從未打算進行削減，但現在，實際上，它將進行削減。Rullmann: 「我認為整套的教育與研究削減方案，外語限制是其中的一部份，是矯枉過正。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，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，而且只會越來越嚴重」。

撰稿人/譯稿人：林雅婷

資料來源：2025 年 1 月 16 日 ADVALVAS

<https://advalvas.vu.nl/en/science-education/higher-education-gatekeeper-it-kept-me-up-at-night/>

